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述卷四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萊復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袁繼升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述卷四

明 潘士藻 撰

隨



震下兌上

蔡清曰兌震合體兌為說震為動兌上震下陽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為主初二三隨朋

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泛言五倫之相隨隨人之
道正與孚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
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見從正之義
觀四五上見孚誠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
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述曰隨以陽動陰說為義荀爽曰震春兌秋震陽動

而兌陰說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

象旨剛柔震剛而兌說也陽上陰下者體也今震陽下於兌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內辭也王逢曰上能下下下之所以隨上貴能下賤賤之所以隨貴隨之義剛下柔也剛下柔而動以時物無不說隨之也王註為隨而不大通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災之道也故大通利貞乃得无咎也為隨而令大通利貞

得於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惟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

道本惡隨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而天下隨時

凡施當其可之謂時達於勢之謂時協諸義之謂時審於幾之謂時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斯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

矣哉

蘇氏曰夫時不齊故隨之世容有不隨者也責天下以人人隨已而咎其貞者此天下所以不說也故是大亨而利貞者无咎而天下隨時時者上之所制也不從已而從時其為隨也大矣

劉伯子曰夫无成而後能无係无係而後能隨係已私隨天德也隨之三陰皆係以為隨者也學不能无我而妄意於隨其能出於係者吾見亦罕矣

吳因之曰隨元亨據其所隨處行无不通此已是貞已是无咎了若不貞則朋從爾思隨而不廣利盡則踈勢去則散隨而不久隨之以力不隨之以心且不成箇隨又安得元亨彖傳云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惟貞然後為天下所隨可見隨以貞而成不貞便不成隨了朱子雖大亨而不免有咎恐未的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述曰象旨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於澤

者得之震東方卦日出之地曰暘谷兌西方卦日入之地曰昧谷今自震東趨兌西嚮晦之象卦互巽入艮止入而止息之象也

澤中有雷雷隨澤而靜故曰隨日入而息人事至微者上法天運如雷在澤也莫動於雷而息於澤隨時故耳周宴曰文明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述曰主守為官人心執掌與官同稱震為長子主器
官之象夫法之畫一莫嚴於官而初為動主有渝之
象以九居初為得其正心無所係動不從邪有貞吉
之象二陰耦門象交交二也二柔亦正故出門即交
有功二與四同功而二多譽故稱功官有渝是震動
之體既有隨而變不主故常必所從得正則吉也初
剛本正出門交二兩正相依不為詭隨故曰不失也

凡近比而交者多失正能不失則不害於變矣

卜子夏曰隨主於見可而變也不隨則不吉隨而喪本亦不吉初无專應得其理也剛不失正得其吉也與二相得出門交有功也非應而合之不失其隨時之宜不隨則獨立无功矣

吳因之曰同人卦惟君子貞然後為同人於野此爻惟出門交然後為貞貞之量原廣濶若有所私昵隘而不廣只此私心便是不正故必出門而交然後為

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夫所謂私者不必溺於親愛
然後為私如有勝心客氣而不能相下亦私也泥先
入之見而不能洒然一空以察人之善亦私也因微
瑕而棄白璧亦私也忽芻蕘之善而不採亦私也友
善未充其量而遽自足亦私也或以近故畧之或以
遠故遺之亦私也此類皆非出門交之義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述曰王註陰之為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

居隨之時體分柔弱而以乘夫剛動豈能秉志違於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五處已上初處已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也劉濂曰初陽在下而卑小子象五陽在上而尊丈夫象

程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陳琛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必失正應弗能兼與也為昵小失大者戒也

吳因之曰二陰柔他質地原不好了故因初之近而遂係之係者臭味相投而眷眷不舍之辭失者聖人惜之之辭三之係則地近情親而眷眷不舍之辭其失則聖人幸之之辭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述曰程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迫於四故係

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上者上係於
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
彭山曰四陽當任而三從之以柔隨剛以昏隨明隨
有求得凡有所求皆得也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
隨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仲虎曰士
之病莫大於有所求三之於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
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初九陽居陽貞也故言貞吉
六三陰居陽不正故戒之曰利居貞

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為從違實非真見四之為君子而當親初之為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若自己陽剛其取其舍灼然不眩便斷不為邪媚聖人何必防範他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

質卿曰係與隨正相反初九出門交有功不失也故謂之隨以其心無所係也若心有所係必有所失六

二所係者小子則失必丈夫理勢然也故象曰弗兼
與民為同胞物為吾與即小子亦當有包涵成就之
義乃可若志在舍下便非一體之道即小子何賴焉
其原在係心一有所係便偏着如何得不舍下

陸希聲曰三非正而隨其義可尚者以承陽為順也
二以正為隨而反不足稱以乘剛為逆故也

仲虎曰易之例不問陰陽小子皆指初而言隨初九
陽稱小子漸初六陰亦稱小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述曰王註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已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彭山曰九四以陽剛當有為之任得陰之從有獲之象隨以陰從陽為正故陽剛在四亦得為貞但位不中又在說體隨而說之以為已獲疑於暱矣四多凶近也况有植黨自私之嫌哉故貞凶質卿曰斯地也斯時也惟有孚可以感人惟在道可

以持己孚以感人則覬覦之心息道以持己則朋比之念消此非苟且以遷就事機者所能以其明也如此則隨者不厭其多獲者不傷其正夫何咎也非明難矣哉

陽剛中實有孚也以陽居陰剛柔不偏在道也此惟陽明替於事幾故能如是以明也居凶位而免於咎非天下之至明不能與於斯故象又以為明功

有孚在道乃為臣者家常茶飯此處只不改其常耳

處危疑之地只有一片誠心至誠可貫金石蹈水火
惟有孚故能在道大有匪其彭可謂在道矣須從有
孚上來此惟剛明之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
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

象旨三非正應故曰孚自四言之也震為大塗曰道
互艮光輝曰明言四所孚之三在震道之上以明相
接猶言不敢自他途以進也功也自為句五多功故
稱功言四之志率所隨以赴五非植黨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述曰敬仲曰孚信也嘉美也九五所信者美善所用者賢也用賢人君之吉也章氏曰惟中正之君然後能信用中正之賢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之中正所謂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心誠信而隨之者也故曰孚於嘉五非有係而有失二非隨求而有獲蕩蕩平平一德一心之孚也吉道也

夫配曰嘉偶昏曰嘉禮言陰陽相得也隨之世皆急

於求合故陰爻皆有係四陽貞而凶惟五陽不苟隨而隨出於孚配合嘉禮其吉為何如

邵寶曰九五孚於六二而不知其小子之係君道也六二係於初九而不知丈夫之失臣之道固如是乎雖然此隨之時也故以二之中正尚不免於負俗之累况其他乎是故君子去其所係而嘉德成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述曰上六以柔居柔柔得其正處隨之極進无所隨而獨係於五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蓋柔順之至无以為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繫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况可得間而離之乎此亨西山升亨岐山周公係爻之時西伯已追王矣故稱王其曰西山岐山云者皆取其不越祭也隨爻重隨意升爻重升意以見固於隨不妄升耳據上之象其隨之之誠雖用亨於西山神且隨之

而格則人之隨可知也

虞翻曰乘剛無應上窮也六二舍五而係初九四舍初而係三皆介陰陽之間有得有失而皆偏係之私至於上六進無可隨故曰窮也文王處紂之時以之為臣而係於君陰隨陽之正理也卦爻彖象總是隨時之義雖上九至於拘係繫維如文王蒙大難不忘天王聖明之念正是隨時之極

蠱



巽下
艮上

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左傳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是其義也

器久不用則蟲生之謂蠱人生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蠱

序卦蠱者事也雜卦蠱則飭也觀卦象固見蠱之所由成而卦才則皆足以治蠱者也程傳陽剛尊而在上陰柔卑而在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居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其位不易其道則變

下順於理上止於則巽艮合而事皆止於順則何蠱
之不治

王註上剛可以斷制下柔可以施令既巽又止不競
爭也有為而无競爭之患故可以有為也

易道不重在發明成蠱之由惟重治蠱之道終始相
承則爻中所謂父母與子之象亦有着落不必各爻
另尋父母之象蘇氏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
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

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述曰質脚曰蠱從蟲從皿物必腐而後蟲生之蟲叢而物斯蠱矣人必怠也而後弊生之弊積而世斯蠱矣卦象巽艮合體而為蠱蓋積漸使然也夫蠱亂之

徵也亦治之機也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
邦世誠蠱矣則起弊維風從此而可振改絃易轍從
此而可行塞而大通理有必然故為元亨蠱而元亨
天時也乘天時而效治道人功也及此時而疏濬整
剔俾前之積蠱拔其根株而無遺其芥蒂如涉大川
乃為利焉是何也天地間最難得者時時也者君子
濟世之大本也世之有治亂猶陰陽之有代謝也而
治亂之相為循環猶代謝之相為迭運也故有先甲

之三日必有後甲之三日天運流行始終相代乃一定而不可已世至於蠱必有元亨之期時至元亨必當效利涉之用是之謂天人相待之理行所無事之道先甲之三日子寅辰也後甲之三日午申戌也有子寅辰必有午申戌如環無端千古不易

梁寅曰言蠱極必治而治蠱有道也蠱元亨者蠱之既治也不先言治蠱之道而乃先言其效者明亂之可治也利涉大川方治蠱之時也故謂之往有事先

甲後甲即所謂有事也

蔡汝楫曰蠱者亂之將傾君子慮豐之盈不慮蠱之壞天道人心向於有事可以慮始矣故天時為元亨人事為利涉大川先甲三日欲達其機後甲三日欲要於久此乃所以涉大川而圖元亨者也作新者達之道也變化者久之道也

吳因之曰剛上而柔下不專屬君臣天下人才只是剛柔二種剛者須賴柔以裁其激柔者須賴剛以作

其懦二者相交相接如房杜之謀斷相資然後可以
維持天下今剛者亢然自高鄙柔者之不足與有為
而不交於柔以求濟柔者俛然自卑安於剛者之不
吾與而亦不交於剛以求濟二者判隔不相為用則
激者無所於裁懦者無所於作各任其偏同於僨事
而天下日壞矣本義艮陽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
上下便是不交剛上柔下巽而止非蠱也乃所以致
蠱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欲其有涉川之勇也涉字最有
力須如救焚如拯溺危難艱險迴避不得又說幹字
便是涉大川之意此非有剛果之資如何做得

先甲後甲是一時是一件事先於此推其所以然後
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
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
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

蠱者極壞也惟極壞然後有事是從空另做一番故

曰先甲三日若將衰未衰時用些維持挽回之術只是因仍舊貫補緝其間非有事之謂處大壞極弊田地乃旋乾轉坤之日豈修廢舉墜之日惟其重新整頓自我作古之事所以最難下手多有革弊之人能反一時極重之勢不旋踵而難端不發於此而發於彼方稱治蠱蠱又復來此係慮淺謀近坐狼疾人之病故有後甲三日之戒

象旨三五震東為甲也三日指互震三畫言巽固進

退不決苟非艮止於上則亦未蠱若巽而動則為恒
矣先甲三日為巽初致蠱之由後甲三日則震上飭
蠱之極故恒曰終則有始蠱亦曰終則有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述曰張獻翼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
之風在水上亡所阻也故曰行山下之風旋轉於內
而已亡能達也故曰有象旨山下有風則何以蠱邵
子曰蠱者風之族也蠱以風化故字從蟲今夫山下

有風則木多滯淫而蟲生焉蟲之象也

君子治蠱有道民心之蠱以玩愒頽廢未知所振作耳振者鼓舞興起之意故曰作新民育德者從民心之善根提撕而煦養之以啓其自新之機所以振之者不徒條教之設號令之申蓋治其本也譬之良醫之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也

風播長空則舒慘變寒暑遷而歲功成今在山下則回旋鬱滯不能條暢動盪蠱之象也巽之弊失於悞

懦風則能振動萬物者也艮之弊失於苟止山則能畜養萬物者也君子體之日新其德於以振起民偷而長養其新心人人皆振如風之鼓外物涵育其德如山之涵內氣如是而天下之蠱為元亨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述曰蠱以漸積在初尚易為力初最下為內卦之主子象以陰居陽以柔行剛幹蠱象克體父志不龍養其

弊為父補過是為有子而考得无咎當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汝吉曰父子一體也曰父之蠱明无得諉爾幹蠱者以權濟初巽主稱隱以行權故善之而質柔故戒之厲焉

質卿曰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為有子不然與无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事可以无憾然幹蠱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厲終吉

巽為木幹蠱以內蠹而剝落象木幹朽然根本固在也幹立而枝葉附之以立故曰幹蠱

敬仲曰意承考者初六有柔順象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故有孝子不明其義一於順承因仍蠱弊殊為失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述曰九二幹母之蠱尤難幹父者必於承家當事之時而幹母則承歡慈闈之日也王註居於內中宜幹母事婦人之性難以全明宜屈已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蘇氏曰陰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象曰得中道也可見柔行巽入乃為幹母之中道也

質卿曰治蠱易得中道為難得乎中道則所幹者皆
慈祥愷悌之發一念不已之真情非徒為其事之當
而已

林希元曰五以陰柔居尊位委任九二有母之象不
可貞本以剛承柔來凡剛多有所違拂而柔必有所
不堪故以為戒紀聞曰母者陰尊之號如晉之稱王
母亦謂五也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為正也有母
在而以剛行之有時而違拂矣

彭山曰蠱以卦陽剛止於上安靜而不理事所以致蠱者在此彖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唯元亨然後可以振起否則不可為矣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貞者陰靜之德而陽剛則元亨之發用也不可貞則當用元亨矣所重在陽所難在幹母之蠱故特於九二發之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述曰九三居下之上才位皆剛能幹父蠱者也三巽

體剛正以正幹父得人子之大義但處位不中容有過差處未免小有悔而無大咎過剛不中巽體得正一時俱有吳因之曰子之於親豈容有小悔程子云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然孔子以其幹蠱之功大故直許之曰終无咎汝吉曰終无咎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得精一自信焉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述曰彭山曰陰柔得正但非強幹之才其體艮止亦

非進而飭蠱者寬以居之而已故為裕父之蠱之象
此非有不正之德縱蠱使之日深也然蠱豈優游無
為者之所能持乎由此而往以止自安見吝必矣言
裕為蠱之害如此象曰往未得也未得所以見吝曰
幹蠱所患不在不能矣患其大過耳故初曰厲二曰
不可貞三曰小有悔曰裕蠱所患不在不審矣患其
不果耳故曰見吝曰未得使之反裕而為幹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述曰五陽剛得中之位可以有為六柔居之體和履中承應皆陽柔以剛濟不貞不裕能幹父之蠱也嗣君以成就先德為孝故曰用譽榮譽之道也傳稱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終始成就榮其祖考也可以明六五幹父用譽之旨

幹蠱貴剛柔相濟二五正應剛柔合德幹不違中以成元亨之治恆引舊業掩飾前過而美譽施於其父曰用譽象曰承以德也德本中而言是為善繼善述

之道不獨意承考而已

或謂用譽即九二之賢民譽也又二多譽卜子夏曰
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矣則任賢正六五所
以為幹蠱者非以用譽為用賢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述曰蠱物壞而有事也諸爻皆汲汲幹事皆事王侯
之事者至上則事外矣陽剛在上位則亢也處蠱之
極時當止也故曰不事王侯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

其所為之事言尊崇之於上也艮為止有不事王侯之象一陽在五之上有高尚其事之象如大畜剛上而尚賢之意山下有風蠱而此爻在山之上故不以蠱象最處事上而不累於物其志為可則王昭素曰取不貪之志以為法也觀上志未平則其志亦可則矣漸上可用為儀不可亂也皆一義也

汝楳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而

高自事蘇氏曰見蠱之漸也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由趙說則功成身退之事由蘇說則陋巷簞瓢之事皆所謂以無事為事也治蠱在於振民育德故有取於高尚者不事而曰其事蓋與往有事者同用矣紫溪曰卦以幹蠱象涉川爻言幹蠱必剛柔中過剛則急治而失之貞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臣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此蠱之所以不終

於蠱也古今稱幹蠱者無如周宣王考其時則顯允
方叔孝友張仲其承德弘矣鴻雁安集車攻飭武不
貞不裕其化理中矣彼其先甲後甲之攻載之詩者
迄今可考鏡也漢之元成宋之元和天下之蠱既已
日深而漢臣則優游靡斷泄泄然惟裕蠱之安宋臣
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為幹蠱之悔天下事從此日非
矣雖然寧為幹之悔無為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
權衡也

初六爻項氏曰蠱之成卦乃因坤之上六來為初六則初六者成卦之主也故聖人於此爻詳言治蠱之事專取卦主為義不論其才也況去柔居剛亦有志於治蠱者故象取其義而爻戒其危焉幹父之蠱迹若不順意則承之迹隨時而遷久則有弊何可承也孝子之於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初六有幹蠱之志九二有內幹之才九三有外幹之才大抵蠱下三爻皆能幹者以其巽體主於行事也

上九爻項氏曰居蠱之終則無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為事亦各事其事故不曰無事而曰高尚其事事得其宜非宜幹而不幹者故曰志可則也

按蠱六爻皆以剛為貴初與五以爻位剛亦得吉譽九三剛而不中在他卦多凶而於蠱獨無大咎惟六四一爻位與德俱柔遂以見吝以此見幹蠱涉川非剛不濟也上九無預於事亦以剛介為尚蓋蠱卦之

體巽伏而不動外剛而內柔有致蠱之象而其諸爻
乃有治蠱之才九二以柔行剛能幹母之蠱也九三
以剛行剛能幹父之蠱者也初六六五皆資柔而志
剛亦有幹蠱之志初在下而承乾故為意在承考臣
之事也五在上得中而應乎乾故為德足以承考君
之事也初當治蠱之始故為厲五享治蠱之成故為
譽方承繼之初驟有所改以迹言之但見其危安得
有譽惟識者察之知其意非悖父爾及事定之後人

被其德乃始信其為孝而稱譽之治蠱之難有如此

臨



兌下
坤上

劉濂曰二陽浸長以臨於陰故為臨陰為民陽為君
大君臨民之象也

王註此剛長之卦也剛勝則柔危矣柔有其德乃得
免咎故此一卦陰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

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述曰臨莅也傳言之大也陽大陰小一陽初復尚微
浸長至二陽四陰順之而往也可大已臨也十二月
之卦也臨且泰而元元始而亨而利而貞六陽純乾
天道成焉大終矣而反之姤之遯之觀四陰浸消二
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於八月有凶

汝楙曰一陽之復雖已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則九二
居臣位之正猶乾之見龍為天下所利見可以出臨

羣陰其為亨也視復為大於時陰猶盛陽之臨之利
得其正然至於八月則二陽浸消而有凶矣有凶不
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
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勝臨曰剛浸而長遯
曰浸而長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漸也二
陽浸長進臨羣陰是有臨人之象故曰臨也內兌為
說說則二陽之進也為不逼外坤為順順則三陰之

從也為不逆剛當浸長過則為邪而二為剛中則陽
德方亨而不過柔正用事權在於五而五為正應則
剛柔合德而有為此臨之大亨以正是乃天之道也
王註陽轉進長陰道日消君子日長小人日憂大亨
以正之義也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故曰有凶汝楛曰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息為
主以臨與觀反也臨為二陽之長觀為二陽之消少
進一位即為剝而陽之消不久矣當臨之時人皆喜

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斯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
否泰言長消於二卦者其憂深思慮為尤切浸長者
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於未亂也

汝吉曰八月之卦陽旅退藏能無傷乎則夫長而消
固不久也明於勝復之運者當時撫幾功成不尸毋
亟疾以迫之庶夫書稱帝臨下以簡詩稱天臨下有
赫禮天子有臨天下之稱此訓大以德下下而後能
有臨也無訓迫者矧有凌乎凌之上之也其所由殆

於八月有凶之戒異矣

吳因之曰元亨利貞是言目下雖盛却不可不貞八月有凶是言後日將衰並見其不可不貞

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復與泰亨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為最盛臨之浸長方興之勢也蓋盛莫盛於臨故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即為之戒戒貴乎

早也

象者大亨以正亨通也天指二之剛中也敬仲曰惟
民生厚因物有遷與物通者往往失正而况大亨乎
大亨而不失其正者非人之所能為也大亨人亨也
正人正也而曰天道明其不加人為也人心至動至
變無思無為是謂天性之妙天之道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述曰澤之上地澤之所以恃有隄防安靜而不至

于潰溢四出者地之博厚無垠也君子之於民亦然
臨之以勢勢有盡也臨之以教教无窮也教思无窮
肫肫无已之意澤之深也包容之保育之以奠麗民
而无疆无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此大德臨民之道
君子所以法澤地之象者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
三代之下一決則橫流矣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述曰剛君德也剛長為臨咸者臨之體也一陽初復

在下有應於四心无私係徧感羣陰以至公而感大
順臨民之道也故曰咸臨所居者正所感而應者皆
正故曰貞吉象曰志行正也陽在下未當臨陰之任
而曰咸臨貞吉者以與二同德而升志行其正也志
陽剛有為之志蓋必進而上行矣卦以二陽臨四陰
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
臨

陽本天氣也地感天氣之臨曰咸臨章氏曰三陽在

下為交泰天地之氣相通也二陽在下為咸臨陰陽之氣相感也質卿曰只是志行正便自心相感通故為咸臨若意在感人即屬有心如何成咸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述曰二陽浸長與五正應其志得行故為咸臨吉无不利四陰在上猶盛二陽自下臨之初以正二以中皆以至公徧感羣陰而得其大順曰咸臨咸无心之感也感也而忘其咸臨也而忘其臨故吉无不利是

以象曰未順命也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陽開泰則陰无不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九二咸臨不強其順而徐俟其自順无迫促以勝之之意焉此以德臨人之象也所以吉无不利者以此

蘇氏曰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尚強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強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无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欲而陰免於害故无不利

象旨未順命者六五在二陰之間故雖知臨其命未必皆當二體允說嫌於舍我所學以從上然本剛中而應故有都兪吁咈焉孔疏斟酌事宜有從有否者是也趙汝楳曰二五雖為正應然羣陰方在五左右五又陰體易與比昵君側之小人易肆其奸二之未順命正陽剛中正之妙所以調停君心制伏陰氣而使之无不順也故曰吉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述曰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二陽
以上臨下主位言也三陰柔不中正臨浸長之剛兌
口柔說故為甘臨之象善柔之性則然也虞翻曰失
位乘陽无應故无攸利趙汝楳曰剛長之世非甘言
諂佞之所利也以位陽而比剛德故能憂既憂之則
變其甘說之意而順陽剛之正咎可免矣憂與甘正
相反曰甘臨位不當也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六

居三在下之上是處不當位也既憂之可以補過咎亦不長項氏曰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難說既憂之无咎見二陽之易事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述曰四處下體之上陰柔得正而應於陽剛之初居正位而親下賢誠意切至相感通也故為至臨之象剛勝則柔危柔能順剛乃得无咎象吉至臨者坤兌之交地澤相依臨之至也以六居四正也去其正而

止曰位當何也象傳歸大亨以正於剛中故不予陰以正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雖在多凶之地而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述曰趙氏曰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曰知臨六本柔闇承比皆陰而稱知臨以應二也二成臨君德臨

之權在焉五尊位柔順居中委而聽之無一毫自用之私為知臨也大君臨制萬國職惟親賢今舍親比而任正應濟柔以剛握中以運已不勞而天下之治成此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卦主二爻剛長五與正應故為知臨專重陽剛言

象旨劉績引緯書陽氣在內中和之德膺乎盛位浸大之化行於萬民庶幾近之初九志行正九二未順命至六五陰居尊位以中合中咸臨之德得行於天

下大君之宜莫大於此象曰行中之謂也即舜之用
中於民而為大知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述曰敦厚也坤之上畫地之最厚處上六陰柔居高
臨下然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不
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故曰敦臨上六之為敦臨以感
於陽氣之大亨以正而又无比應牽係之私所以為
地道之至順而成臨之美也吉又无咎甚為陽剛幸

之

蘇氏曰敦益也內下也六五既已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既已應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也章氏曰地上高堆曰墩坤艮皆土也故取敦臨敦復敦艮之象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无心之感也甘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

賢故曰知臨君臣協心王道已成上六敦臨夫亦敦篤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內也

張氏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大君臨涖小民之道也大象之臨與卦辭所謂臨者有二道焉初二之咸臨卦辭之所謂臨也剛正剛中皆以正矣五之知臨大象之所謂臨也吉則教思容保之遺矣凡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往來交感

之義泰與咸也故臨二陽曰咸初二咸臨下臨上剛
臨柔也甘臨至臨知臨敦臨上臨下柔臨剛也諸爻
無不言臨者既憂之者反甘臨而為至臨敦臨也允
終為悅甘臨者小人之事良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
德剛多善亦不必偏善柔多不善亦不必偏不善宜
贊以位之當咸者臨之體言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密
也知者臨之道言明也敦者臨之誠言久也甘者臨
之賊言邪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項氏曰澤上於地人所防之澤陂
堰是也澤有時而決其所容亦有限地中有澤自然
之澤鉅野洞庭是也澤无時而窮其所容亦无限以
教臨民猶地中之澤教民之念既无時而窮則所容
保之民豈復有限哉放勳曰勞之來之正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所謂教思无窮者此之謂也
初九爻項氏曰初者臨之始也以九居初既正而所

感六四又正固守其正者也雖其心可尚然不周於用吉在自守而已夫初九九二皆臨陰者也以陽臨陰反在陰下有男下女之象故皆為賢夫之臨婦其道如此

楊氏曰君子之學豈不欲有臨哉臣之臨事臨民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而處下位其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為吉者蓋士之從人患在不

審近臣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賢且正乎兩
生拒叔孫不然有從無審如固從憲融從冀劉柳從
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也惡不正也
九二爻項氏曰九二不主於貞而主於中則善用其
臨者也此以中感彼以中應君安之衆信之故不獨
其身之吉而行之於世亦无不利也蓋二陽初長四
陰方盛猶未肯順聽其命必用中而後為利若直行
吾志必不利於行也故象於初九則曰志行正也於

九二則曰未順命也於六五則曰大君之宜行中之
謂也聖人當剛長之時其為君子慮可謂深矣陽進
至三為泰剛外順矣九二六五猶以中行為福而况
於未順命之時乎

六三爻熊氏曰三不中不正又兌口柔說互坤土味
甘故謂甘臨之象與甘節之甘異矣動則成乾三惕
若憂象也故无咎同或曰與泰艱貞无咎同以三變
成泰剛長之世將泰之世也故初九升聞之君子九

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大君
上六厚德樂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以陰
柔之資據二陽之上自知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
之見逼然狐而无與亦何能為哉挾兇說之極行甘
諂之言取容而已然君子可不憂乎彼雖甘諂而不
獲利吾亦憂之而後咎不長也故曰言甘誘我也忘
誘者昌

六五爻項氏曰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慮後世必

有以苛察為知者矣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言知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徧知也如堯舜之知急親賢是也如家人上九曰威如吉慮後世必以刻下為威者矣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威在自畏不在威人也

上六爻項氏曰按臨以下卦臨上四最在先與下卦相逼故為至臨上最在後與下卦隔四陰故為敦臨敦者積厚之名也五不先不後獨當其中與二相知

故為知臨相知者宜於得吉相逼者僅以位當而得无咎上與二无交者從當位之例无咎可也而又得吉何哉蓋臨之上二有相交之理非他卦比也臨與頤互相易頤之上二相交而成臨臨之上二亦相交而成頤以交二而言則可以得五之吉以當位而言則可以得四之无咎是以為吉无咎也夫子解吉字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內即九二敦即頤之上艮也明與二合志則上為化艮遂成由頤之主此其所以

兼四五之德而有之也

觀



坤下
巽上

程傳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
觀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王註觀之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為尚遠
之為吝

趙汝楳曰九五尊居天位四陰雖盛不敢逼也仰觀
而已故卦名觀然不音觀瞻之觀而音觀闕之觀者

取九五示觀之義爾雅闕謂之觀魯兩觀是也猶示教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也陰壯於內陽消於外聖人特主陽以名卦其意深矣或曰主陽可也若例以十二卦之義何亦不言陰壯曰臨之八月有凶聖人固豫為之戒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

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述曰卦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為觀鄭玄曰五互體艮
艮為鬼門又為宮闕此天子宗廟之象王註王道之
可觀者莫盛於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祭
未有不薦者但觀之取義以誠敬在未有事之先故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不待有事而大君觀示之義
萬民觀感之意具象中矣有孚謂五顒若君德有威
容貌詩曰顒顒印印君德之謂也

仲虎曰此獨就觀示上發盥而不薦之義以象二陽在上无為而化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於用事孚信在中已顯然可仰也觀法莫此為親切質卿曰觀是无為之妙纔涉有為便不是觀

天下惟陽為大為上二陽在上為下四陰所觀故曰大觀其德順而不逆巽而不忤又以陽剛處中正中則不過正則不偏以此居尊所以能觀天下范長生

曰柔下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順
巽兩卦之德也順為之本巽以出之順者順人心之
所同巽則不強人之必從為柔服羣陰之道曰中曰
正則羣陰之取衷也王註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下
觀而化也統說觀之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
化物者也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
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吳澂曰常人
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設

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
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
乎天而无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教
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為下

吳因之曰觀示絕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者
之觀都不着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
於此矣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只是觀字註解將祭而
盥盥而尚未祭這時節胸中是甚麼境界凜然肅

然一毫妄念雜意也自容着不得為觀者須常是這
樣光景不論內外動靜而精神之愈斂愈神愈收愈
潔无一息不似盥而未薦之時則其孚信在中而顯
然可仰矣文王不顯亦臨無斃亦保無然畔援無然
歆羨此真所謂不薦之孚也故模寫得如此親切

曰中正曰神道設教純是示示以意曰化曰服純是
仰仰以意化者潛運默移之謂服者心安意肯之謂
順巽說他性情其合下資稟質地如此中正則養之

德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是和平安妥无躁動決裂之狀巽不是入於理其心隱約收斂沉而不浮潛而不露之意所以養得到中正田地便與盥而不薦之意思无別觀天之神兩神字粘着觀示說天以四時不忒觀天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設教就是為觀其觀示處不露形迹聲臭故曰神聖人以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述曰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於地風得省
方觀民設教之道民有方方有俗俗有風移風易俗
在因民而設之教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
教貞利末教義風僂以戾教之尚賢崇齒陳禮播樂
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大觀在
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行矣理齋曰設教者教
之以中正也所以為觀也又當知不薦之化遠以神
觀民之教近以實

歐陽永叔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
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
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或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
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
也

述曰觀者觀九五也五陽剛中正之君惟近之乃見
其光初陰柔在下去五最遠如童子之觀不能遠見

也小人謂下民初民位下民之觀於上趣順而已其
為童觀不足為咎在君子則大人在上而失利見之
會可羞吝矣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甚言非君子
所宜有也

項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不著不察則可羞矣
六二闕觀胡氏謂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
之智

六二闕觀利女貞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述曰二以陰柔之小在內雖與五為應而隔於三四猶在門內而闕門外以闕為觀所見者狹也居內處中寡所鑒見體柔履順不能大觀故曰利女貞婦人之道也

湛原明曰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以君子之人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九五陽剛中正之道但覘視朝美一班於形似之粗如女子之闕觀也丈夫而效女子之見不亦醜乎

吳幼清曰初居陽象男童二居陰象女子觀艮之互體少男為童李鼎祚曰六二離爻離為目又為中女互艮艮為門闕女目臨門闕觀之象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述曰象旨我者三自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以為生者觀八月之卦刑中有德故以生言生陽德也四陰壯盛陽氣浸消生機漸微觀五陽觀示羣陰使觀感而化不至於剝陽所謂觀我生也初居下不能

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六三可進矣故示之觀我生
以為進退象旨六三居下之上而近於巽雜卦傳曰
巽為進退故六三自觀其生以審所學非內心自復
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

張氏曰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
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三之位可進可
退使不觀我生是不能量已豈能應人

象曰未失道也道觀之道也陰爻主於觀五惟四得

觀之道童觀闕觀則失之矣三有應於上而所處不當故觀我生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至失道他卦三不中多不吉二中多吉觀獨以遠近取義皆欲觀五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述曰象旨觀陰消陽之時以六四為主爻當用事而逼近九五五以剛陽臨坤土之上國之光也觀國之光與童觀闕觀相反與五我生相應五之我生即國

之光周史謂光遠而自他有耀是矣項氏曰國有光則賓无光可觀則敵當觀之時聖人懼焉坤國象光陽光也又互艮有光五君位王象四近五賓於王之象

趙氏曰國光猶言邦國之光觀莫明於近六四已離下卦密邇大觀之主觀見國之道德光華也若人也蓋賢者能者宜用賓於王矣四既親見人君道德之光則必為王者所賓興賢禮士有道之朝如此利者

四之利也四柔得正與五剛中相得又四為巽體柔在下而巽上剛故其象如此

敬仲曰六三未決於進者六四有進之象矣六四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九五賢明中正在尊位上九亦陽明在賓師之位國多賢聖有道之光象曰尚賓也者明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國有道必尊賢禮士又以明士不可苟賤必有禮賓之道而後可進若自苟賤則何以行其道重己所以重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述曰象旨觀作平讀觀之變剝在此然刑中有德故九五以我所生觀示於人豕所謂中正以觀天下者是也故有君子无咎之象君子者履中正者也

彭山曰我對下三陰而言陰至於壯陽德生長之機微矣五為觀之主曰觀我生即豕不薦之孚也通天下以生生之仁而示之極也惟君子乃无咎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羣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

使下觀皆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
故曰君子无咎也孔疏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
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无
咎蘇氏所謂難乎其无咎也

汝吉曰夫王者通天下為其身五觀我生必觀之民
民若於道且歸於仁不賞不怒而勸以懲則孚之孚
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海隅蒼生未其康共王之視
之予瘝予痾於自反何窮哉此王者之觀也

民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五任天下之重
觀民之俗以察己之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為化
主故觀我即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述曰其對我而言他人之詞也最處上極不當事任
而德之為人所觀者猶九五亦九五所觀法者處天
下所觀之地雖无位乎其心通天下以生生故曰觀
其生陽剛君子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

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為非已咎哉

象吉觀者上觀之其指下陰而言於是陰生益盛二陽漸消之勢決矣上未能中正以觀天下以陽居陰乘五之上九而能悔不以无位安然放意此所以无咎而象表其志也四陰浸長應曰小壯而名觀者陰本巽順也上必中正然後下觀而化上九之志未平有以也夫

臨之八月有凶指觀也觀本陰壯陽消小人逐君子

聖人特主陽以名卦為小人觀君子之象故五上二爻曰君子无咎明二陽向消君子方危能如五如上皆君子乃可无咎耳五以位上以志皆以陽德感化羣陰陰本巽順乎上君子之道猶存於世而不至於剝也故曰當觀之時聖人懼焉

觀盥而不薦項氏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視而已此所謂觀也然猶假禮樂未足以為大觀必也篤恭於上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聲無臭

而萬邦作孚方謂大觀故曰盥而不薦盥者祭之初
步方詣東榮盥手於洗凡祭之事未為也薦者祭禮
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无不陳也齋
明盥潔无所陳布而有孚顛若已不可掩蓋相觀而
化其神如此故謂之神道也盥而不薦恭已而无為
爾非重盥而輕薦也如所謂不動不變豈以動為不
美哉但不變動而已

六二爻項氏曰六二在中饋故曰闕利言其於觀也

如婦人之目所闕者狹也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
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不失為貞男子而寡
見諛聞則可醜矣故曰利女貞亦可醜也初六六二
皆小人之安於下者也故獨論其德以為非君子之
事而已

六三爻項氏曰五為一卦之主以中正觀天下為天
下之所尊仰凡言我者皆指五也觀卦四陰進逼二
陽初稚二貞未有陵陽之勢六三以不正之小人在

下卦之上其志剛躁將進而逼陽以成四陰之勢者
特以九五中正尚未失道故未敢遽進方觀九五之
所為以為進退故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臨以二
陽逼四陰九二尚用咸以臨之而不敢遽進者以陰
方強盛未順命也觀以四陰逼二陽六三尚用觀以
伺之而不敢必進者以陽方中正未失道也此兩象
辭皆指所敵言之而諸儒往往求於本爻所以未得
其說兩辭皆稱未者臨終當為泰觀終當為剝方長

之勢決不但已特未而已非終於不進也

六四爻項氏曰國有光則賓无光可觀則敵當觀之時聖人懼焉以四陰方盛勢與五敵所幸九五未失君道故四止於尚見而為賓使其以不正相遇則為敵

九五爻項氏曰以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觀專指六三不正之小人方視九五以為進退九五知其如此則當自觀我之所生以為休咎之決民向之則我為

君子民背之則我非君子故曰觀我生觀民也民即在下之衆陰也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當剝之時在卦之外无民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己但謹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非卦之主故但稱其生此即剝之君子觀象之時也陰進則滅陽為坤陰不進則陽存而為碩果道之興廢皆未可知故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觀本是小人逼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

而視之故聖人取之以為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此即唐武宗之時內之宦者外之牛李之徒皆欲攻李德裕但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視而未敢動一日事變則萬事去矣按我字凡論全卦之義皆以主

爻為我蒙以九二為主故彖辭稱我者九二也小畜以六四為主故彖辭稱我者六四也頤以上九為主初九所稱之我即上九也小過以六五為我中孚以六二為我觀以九五為主六三所稱之我即九五也皆統一卦之義者也獨需三解三鼎二旅四自以本爻之吉凶而稱我非一卦之事也

噬嗑



震下
離上

程傳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

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

吳因之曰此除害之卦非安常无事之卦惟人事則有之若造化孰為之間孰為之齧哉惟雷震而元氣以舒頤略相似然始焉元氣未舒乃天地自然節候未至非有所以間之也及雷之震亦非有所除而去之也雷震正是元氣發舒處又非一去而一合也與噬

嗑之義何干大象曰雷電噬嗑蓋二物並見有合之意此只取嗑意不取噬意非卦名本旨此孔子之易非伏羲之易也大象限定在卦象上取故只得假借言之程傳謂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邦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若君臣父子親戚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此言甚當又謂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

間也不知為天地之間者何物而天地之去間是何等作用隆山李氏因謂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為造化之梗者必用雷電搏擊之尤不可曉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述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合者以有間也齧去其間則得合噬合而亨矣楊中立

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為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

程傳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用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質卿曰彖言頤以實為體以虛為用頤之中豈可使之有物哉有物則隔其上下若噬其物上下乃合而

得亨也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王註有物有間不齧不合无由亨也剛柔分謂震剛在上離柔在下總大體而言一剛一柔不相混雜故謂之分分則動而有威明而能照威照並行而不偏矣其動也雷之奮也其明也電之爍也雷鼓電作合成天威造化震曜之用至章也故曰雷電合而章陰居五位是柔得中而上行也輔嗣所謂能為齧合而亨通必有其主則五是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侯果曰以

陰居五雖則失位文明以中斷制枉直不失情理故
利用獄

卦德動而明本剛柔分來雷電合而章則動而明之
象也宋衷曰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
淫濫明而无威不足伏物故雷電並合而噬嗑備敬
仲曰治獄除間之道人情多失之偏太柔則无威過
剛則多有不察今也剛柔明動合而成章不偏不亂
宣心思人力之所及哉无思无為感而遂通如雷電

合作天道自然之威用變化之神中節之妙也仲虎曰雷電有時獄之用亦有時不至如頤中有物強梗者為之間獄豈宜用哉既明且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

紀聞曰昔五侯僭逼罪狀顯明成帝得於親目非不明也乃不能如文帝之誅薄昭臨時赦而不誅則雷不與電合矣趙蓋韓楊之死宣帝非不斷也然皆罪非當死則電不與雷合矣此卦卦象雷電並作則是

當罰即罰當刑即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罰所當罰
刑所當刑如電之光而與雷合有以克協乎獄理克
成乎獄道矣故曰雷電合而章六五上行當用刑之
權也柔得中者若周之呂刑雖一篇之中殊極哀矜
惻怛之意然至大辟亦與其贖則是姑息之甚未免
柔而失中矣此卦六五君位也據其以陰居陽處不
當位如舜之遭四凶周公之遇三叔孔子之值少正
卯不免於有獄也以卦具四者之善則利用獄

象旨願中有物則為噬嗑貴何以不為噬嗑俞氏所謂噬者必下動賁無震也剛柔分震剛離柔分居內外非謂三陰三陽也柔得中上行對賁言之謂居尊在上而行事也簡輔曰先言得中後言上行因賁之離居下也如本義當作柔上行而得中矣簡言是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述曰雷電威明並用曰噬嗑雷電相隨有相合之義天威之章著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明則於

明罰勅法見焉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疑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其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弊故言勅法利用獄是臨時明罰勅法是平日與其有間而後治之不若未間而豫防之所謂為之刑威以類天之震曜者也離火也不為火者五卦遇雷則為電噬嗑豐是也遇地則為明晉明夷是也重離亦

以明言之

侯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勅法以示萬物欲萬方一心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述曰象旨初上不言噬無位受刑之象初在卦始其過淺薄刑以誠使不復重犯陽剛橫亘於震足之下遮没其趾之象震動於下不禁則行象曰不行止惡

於其初也卜子夏曰戒為治者不可以不禁其微王
註居無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
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
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屣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
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
其福故无咎也

石守道曰屣校以桎其足使止而思其故初九以陽
剛震懼能思以止過故无咎上九不能思所以有滅

耳之凶

紀聞曰周官掌囚下罪桎梏足械也械亦曰校罪之
大者何之以校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
滅耳初上囚之始惡與怙終者中四爻治獄者初之
无咎囚之无咎二之无咎指治獄者三五之无咎囚
不得而咎之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述曰噬齧也齧者刑克之謂也象舌膚鼎肉之大齧

謂二中正而乘初噬之滅鼻則其噬合矣侯果謂乘剛噬必深非專尚深刻也人之噬肉豈有掩沒至鼻假以象其噬之合耳

吳因之曰噬膚若說服之甚易則與滅鼻相矛盾這易是自家身上易六二中正心無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一審察而立見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不待擬議已得明允是為噬膚

以下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肺噬乾肉

皆頤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肺難於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於腊肺其為間之大小用刑之淺深亦於各爻見之禮祭有膚鼎膚者牲腹之下柔軟無骨之肉六二柔得正而乘初剛治之易易故象噬膚小物全體而乾曰腊腊之言夕也朝暴於夕乃乾曰腊肉藏骨六柔三剛有此象也乾肺乾肉而帶聯骨至堅難噬九以陽剛居四已入上體比郡國之獄上於士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肺

之象乾肉肺之去骨者五正位而六以陰居之蓋獄成而讞於王雖有強梗其詞已服故為噬乾肉之象草廬吳氏謂六二六三二柔畫爻詞並云肉謂無骨者也九四一剛畫爻詞不言肉而言肺謂有骨者也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艱貞曰貞厲皆象其宅心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述曰象旨三在膚裏稱肉離曰爇之為腊或曰腊取

三剛象肉取六柔象肉藏骨柔中有剛亦通王註處
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豈惟堅
乎將遇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
然承於四而不乘剛雖失其正刑不侵順故雖遇毒
小吝无咎

敬仲曰彼實強梗而又陰險三噬而除之而反遇毒
者三無德也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人无有服從
之者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彼為間而三噬

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為羞吝而吝亦小耳終於无咎也噬嗑以柔中為貴三本柔順之質非用法過刻者而又應上九剛明之人能辯明邪正審察獄情所以終无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述曰九四當噬嗑之任象大司寇掌邦刑者二三皆刑官也九以陽剛居四已入於上體是為間之大者

故云噬乾肺肉有骨謂之肺乾肺至堅難噬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其剛矢取其直九陽德本自剛直以剛克彊以直理枉故為得金矢之象王逢曰以剛直之道刑人非艱難於正則不吉四動而不正故戒以艱貞劉牧曰居臣位之極履近乎危又獄事不可輕慢故艱貞乃吉

彭山曰治獄之任雖非柔弱者所能勝然四尚未得中正其剛直則於哀矜折獄之意容有不足矣吳澂

曰戒以艱貞而得吉是其道之未光也石守道曰以陽居陰失位刑人其道未光不能以德服人也三不當位故遇毒四當治獄之任以不得中故未光五柔得中而上行然猶曰貞厲无咎乃知治獄難矣

紀聞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而受噬者卦詞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之則任除間之責者與三陰同噬初上者也彖以五之柔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利用之言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吉之為言

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物至於噬而後嗑德下衰矣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述曰六五君位獄成而告於王王聽之之事也而謂之噬乾肉象音林黃中曰折肉披筋而燻之似剛非剛似柔非柔也其疑於剛柔以六居五也黃中色金

剛物五成離之主剛位而柔中能斷獄而得其情者也故云得黃金然實柔體故戒其貞固而懷危厲乃得无咎貞者正也厲者離火之嚴所以為德威也離初故未光離終故不明此離之中故得當也彖言不當而爻言當猶治獄得當失當之云位與事之分也在一卦柔居五位本不當在一爻則居中用剛而能貞厲故用獄則得當矣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矢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

臣以剛柔相濟亦皆用獄之道

紫溪曰九四陽德剛直剛則不靡直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艱焉貞焉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黃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述曰中文言噬嗑之事至上九罪人得而重刑施矣

梁寅曰初卑下而無位上高而無位故皆為受刑者
過陽之極不能卑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
鄭玄曰互坎為耳離為槁木木在耳上也滅耳校之
厚掩過其耳不見也何校滅耳皆自上取象孔疏罪
已及首性命將盡非復可誠校既滅耳將欲刑殺非
可懲改凶莫甚焉王註聰不明也故不慮惡積至於
不可解也耳本聰且為離體而滅其耳正以罪其聰
之不明也離上亦有不明之象

蘇氏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為事者也自
二與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
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
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
之得喪

賁



離下
艮上

蔡清曰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
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

或就本爻言自取貴義如初五上是也或以相比而為貴如二之附三三之得貴於二陰是也又或以相應而求貴如四之於初是也又初二三四所謂貴者皆貴之常五上所謂貴者則貴之變也

紀聞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只是換了一爻是卦成了

自然有此象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皆據成卦而言非謂乾卦中升降也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凡以柔居五者皆曰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述曰賁飾也賁飾為文文不能自行須忠信為主本
故曰無本不立陽剛是也本立矣柔從文焉有无亨
乎亨於有本之文也文易渝亦不能久行必反之本
質而後為賁小利有攸往陰進而反於陽也所謂復
歸於朴至文也卦離明在內陰麗於陽有燦然莫掩
之文焉艮止於外陰為陽止有不盡飾之意焉故曰
賁亨小利有攸往

仲虎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為主而彖傳以陰為小者此也王註剛柔不分文何由生象旨天文上據郭京舉正脫剛柔交錯四字吳臨川曰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朱氏曰在人則父剛子

柔君剛臣柔夫剛婦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燦然有文天理也非人為也上下內外尊卑貴賤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故曰人文觀乎天文可以察時變而聖人之脩政和民以天文也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而聖人之神道設教以人文也乃聖人用賁之道也化謂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俗

吳因之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

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文以濟質質不為陋固文也質以救文復還大雅雅道之中真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人情自質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反於質也難人之喜文如水就下聖人一說到貴飾便慮到末流之弊便預為之隄防故亨之下即斷之曰小利有攸往

天文與時變原是兩件但其氣則相通耳若化成天下不過令天下皆成人文而已觀人道有自然之文

見得人不可不著之文明有不可不止之定分如此則知所以立教之準故能範圍天下示之文明示之以止使皆燦然無有鄙陋秩然無有踰越共由於人文之中而天下化成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述曰山下有火賁之象離火明於內艮山止於外明不及遠也明庶政無敢折獄只根象上明不及遠意來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述曰初九陽剛在離體之始剛正則不屈於慾離體則本有其明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在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以為趾之賁也賁之時六爻雖交相賁飾初比二而應四二與上興不下文初四待文於上初亦不得其文惟以義自潔而已象曰義弗乘也素貧賤行乎貧賤行而宜之之謂義也初九得居下之理亦賁之道

敬仲曰軒車人之所以為貴者初九在下義不乘車窮不失義也以義為榮不以車為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貴在趾人達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

六二貴其須 象曰貴其須與上興也

述曰象旨六二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然成離之主而性炎上故為貴其須之象須待也指九三而言象以文剛爻實之曰此與上俱興者也王註

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也須如詩所謂印須我友柔必須剛以興起文明之盛故有斯義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成賁不麗陽剛安得賁乎故曰與上興也

吳因之曰即陰陽相與便見其賁九三之賁亦然陰與陽間雜而處便增飾成文陰之從陽陽之受陰皆理所宜亦見順理成章處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述曰九三陽剛處文明之極而二比之陰陽相錯貴然而文濡然而沃蓋貴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貴如濡如也貴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三本剛正惟永貞而不變則吉三與二非應而相親故有永貞之戒

羅彛正曰陵生於狎三能永貞二雖比已而終莫之陵下陵上卑陵尊相賁者而至於相瀆則剛之自失也

王註處下體之極居得其位與二相比俱履其正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飾又得其潤故曰賁如濡如也永保其貞物莫之陵故曰永貞吉也

象旨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有坎水自潤故曰濡如據而兩獲之象章氏曰三四剛柔相雜且離艮相連故曰賁如此又以兩卦相賁取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述曰六四以柔居柔在艮體之下求文柔之剛以為
賁者去之尚遠而密近於三為剛所迫內懷疑懼雖
履正位未果其志故有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之象四
所乘者三之剛有馬象三為互坎之盜有寇象三既
貞於二而無他則匪為寇者而四遂成其為婚媾矣
始雖懷疑終受上九之文无尤也

象旨陸績以震為白為馬震為白馬者鼻為白足顙
為白顛皆出震而震四之互象也檀弓戎事乘翰翰

白色皤白馬白與艮陽白賁同象宛然從受賁之意
六四艮體其賁將止而文將反於質矣當位疑何也
欲退則失上之文欲進則懼三之難或飾或素鮮潔
其馬翰如以待故曰疑也或言四與初正應為婚媾
然卦主剛上文柔而言四上乃陰陽正合之偶如屯
二言婚媾指下初陽不指正應之五况初既義弗乘
矣以四為往求初者泥也三貞於二無強要掠取之意
故曰匪寇婚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述曰五居中履尊下無應與六四近不相得而上比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於丘園之象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五為賁主不賁於京朝而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獨任其質獨守其約其賁飾之時而儉嗇若此於人情誠謂之吝然任賢則於事可以久守約則漸反於真終成吉也鄧伯羔曰人情必

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於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
豈不甚可喜乎

凡卦尊陽故履大畜蠱賁觀上九皆尊尚陽剛之象
賁上本文柔之主五以柔中親下之束帛爻爻以將
誠意雖吝而終吉終也者上也五得上之文而喜可
知也寧不吉哉象吉艮為山丘為果蓏而又在震林
之上則上丘園也束帛者匹兩為束六五以兩拆成
爻之象又以坤畫九家為束帛象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述曰上九賁之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此也以剛居之其本色也本色無色故為白賁之象文極而反質素賁於是乎止矣夫何咎孔疏白賁故无咎守志任真得其本性者也何以謂之得志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無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為得志與他卦居極者異矣

夫禮莫大乎去偽曰白賁其人心之本然乎周文之

做繼周者當用忠質亦人心之所厭也昔孔子謂子貢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又謂子張質有餘者不受飾達此可知聖人之學易矣

象旨上稱白賁賁者文飾也字從貝諧卉聲貝水蠶背有雜文如錦者陰蟲也說卦曰坤為文今上以乾畫居賁終則以陽漫之故其賁白謂不雜也得志者蘇氏曰柔之文剛也往附於剛以賁從人也剛之文柔柔來附之以人從賁者也以賁從人則賁存乎人

以人從貴則貴從乎已此上九之所以得志也陽行其志而陰聽命惟其所貴故曰白貴受貴莫若白也吳因之曰人雖正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中定有一點厭薄處此是真心此之謂志白貴无咎便不汨沒了這念頭能反而得其太素太朴之真心故曰得志

剥



坤下
艮上

述曰卦之所以名剥者陰道消陽消至於五勢必剥盡一陽而後已也為卦坤順而艮止故剥至四而極

五能順而止之此一陽所以不盡剝窮上反下而為復也

馮椅曰五陰一陽之卦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

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述曰荀爽曰柔變剛者謂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為陰所變故曰剝也一柔變剛為姤姤言柔遇剛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剝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為矣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小人勢猶鈞等觀五陽在上君子无咎至剝則柔變五剛而居之无復君子之道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為君子危之也坤順而艮止卦象曰觀此卦象不可顯其剛直

順而止之使不為害可也小人既極其盛盛極則衰亦有可以順止之理隨消息盈虛以行其道逐時消息盈虛天道之所以行也

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可往而大有為也謹身晦迹巽言衡命不犯手不觸時耳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為世道計雖剝之時猶隱約委蛇於小人之間靜處事外不輕攸往存吾之身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之哉

順而止之卦有此象小人方盛不可逆止彊亢激拂觸忤以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故六五為剝主爻言宮人以明君位也止權在五則羣陰皆順而一陽免受其剝矣此反剝為復之機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言陽消至極必反而息无終盡之理見可以順而止之也

仲虎曰消息盈虛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始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則陽之消而至於虛

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

李氏曰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知其為天運之必然其變也不可挽而其後也必復故為順而止之之道一陽無恙來復於此而基焉乃知復之以順行養一陽於初動也剝之順而止全一陽於方危也皆為君子言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述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象以上厚下

取義乃人君厚民生厚下本坤言安宅本艮言山高
絕於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孔疏剝之為義從下而
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剝
也王註厚下者床不見剝也安宅者物不失居也厚
下安宅治剝之道也

山附於地陸績曰謂高附於卑貴附於賤君不能制
臣也君子以厚下安宅虞翻曰君當厚錫於下賢當
卑降於愚然後安其居

殷士望曰卦言下剝上象言上厚下者譬之良醫得病之源者彖辭也得對症之方者象辭也各爻象或從治或反治均之愈病易之道也噫君之剝喪元良自剝其良心惡能厚下安宅哉故崇德以培其基者不容已也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述曰剝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床之象床取身之所處也人以床為安床以足為安剝始自下故為剝床

以足陰自下進剝陽而先及其足漸至於身也蔑陸氏以為削蔑也已蔑貞謂蔑陽之正道也剝初即滅下勢必至於蔑貞其凶可知此卦是據見成五陰剝上九一陽初六之剝都是剝上九

項氏曰剝六爻小象皆以君道言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乃人君切身之利害也初為民位剝初則无民矣故曰以滅下也

六二剝床以辯蔑貞凶 象曰剝床以辯未有與也

述曰辯分隔上下者床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床之辯殆必蔑貞而凶也與應也謂二與五應也二若有應則陰得陽以相濟而與陽相為體用无與則但從陰之故與陰為黨同一蔑貞而已以其位之中正故發此義

象旨鄭玄云足上稱辯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伸則相遠也愚謂二俯則聯初仰則望五正辯之象然皆陰類而无應故崔憬曰至三有應二未有與也二小

人之惡若上有剛德之與則知有忌憚若五為陽剛則大觀在上而服矣

項氏曰二為臣位剝二則无臣矣故曰未有與也剝本不假言凶初二言凶者初患未深二德中正當可救正未遽凶也无能正之者夫然後凶故蔑貞凶蓋猶有責望之意也

楊氏曰辯床之幹也床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

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乎與
五陰一陽陽孤且外孰為之與故曰未有與也

丘氏曰凡陰陽相應為有與困九四應初六言有與
是也陰陽不應為無與井初六不應六四言無與是
也咸六爻皆應則謂之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
則謂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言當剝之時在
上未有以應陰无以止陰之進也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述曰荀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孔疏上下羣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違失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故得免剝廬之咎趙氏曰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也

袁樞曰剝雖小人之事以近陽為善以有應於陽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有應者此爻是也故不為剝

六四剝床以膚凶 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述曰膚者床之膚崔憬謂薦席也六四在下卦之上陰愈上進與上九同體而切近有剥床以膚之象身卧膚上剥膚則切近於身非以膚為身膚也象曰切近災也五君位其象身也剥床及膚災近於身小人近尊災切於君四陰自下而進黨日衆勢日成災其君必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述曰五為衆陰之長凡剝者皆其類也故雖體艮欲止而在下者將依以進五位得中能部率羣陰如貫魚之次第以順承乎陽有貫魚以宮人寵之象魚陰物宮人陰類貫指一三三四而以之者五也以宮人寵使均被恩眷此外无假借也如是不利之有益一陽在上羣陰所剝非五以柔中之德總領以承陽則剝必盡矣剝至於五剝之極也盈而消之時也故可以順而止之而更不言剝

王註處剝之時居得尊位為剝之主者也剝之為害
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者也若能施寵小人似宮人而
已不害於正則所寵雖眾終无尤也貫魚謂此眾陰
也駢頭相次似貫魚也

象旨五統羣陰如后統眾妾四為夫人佐后三下卦
之長為九嬪以主九御二為世婦初為御妻汝吉曰
一陽在上王象五陰居尊王后象上一陽御眾陰王
在宮象五統羣陰大順承君象貫魚然以六宮嬪婦

叙御於王寢望前先卑望後先尊

敬仲曰魚宮人皆小人之象貫以柔制之也寵以愛御之也皆順而止之之道制小人良難恐其不利也如貫魚如寵宮人則无不利矣故曰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述曰此爻為艮止之主一陽歸然在上不為所剥有碩果不食之象果含生意碩果陽之實而在木末又

為上之象王註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於碩而
不見食也程傳碩果不食將有復生之機上九亦變
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
可容息者也君子指上陽小人指五陰一陽以五陰
為輿蓋陽所乘以行五陰以一陽為廬蓋陰所入而
處君子當剝之極必得其輿小人當剝之極則及其
廬矣廬亦取在上之義陸績曰君子全得剝道安其
位小人終不可安也象旨艮為果故上九象碩果吳

激曰坤為大輿五陰承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為
得輿也周宴曰艮為廬象羣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
剝床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
小人剝極无所容身之象也

劉牧曰果不見食者葉為之蔽上九不見食三五為
之蔽六三應上九而寧失羣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
率羣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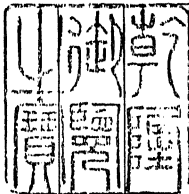
質卿曰碩果不食蓋天意所生人不得而食之既不

食必復生息盛大生息盛大而君子得與小人必食所安而剥其廬矣是雖剥其床終必得其輿其剥床者乃自剥其廬歟象曰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乃所以深警之也

孫淮海曰碩果不食其義最精果中有核謂之仁醫家謂桃仁杏仁之類是也凡一樹之根株花葉結實皆在此仁之中復者復此仁耳此仁復而天地人之道歸矣然非剥之不食必不能致復之亨故剥之上

九之象既可喜又可危也

義林曰飛廉惡來之黨方熾而四友十亂已產於周
朝李斯趙高之惡方熾而蕭曹陵勃已生於漢世陽
其可盡剥乎若小人則商鞅出亡而無所舍剥廬之
慘何所逃乎



讀易述卷四